



史式文集



第二卷

石达开与太平天国革命

史式 著

史式文集

SHISHI WENJI

第二卷

石达开与太平天国革命

史式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式文集. 第二卷, 石达开与太平天国革命 / 史式
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7
ISBN 978-7-5598-0788-5

I. ①史… II. ①史…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②石
达开(1831-1863)—评传 ③太平天国革命—研究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6256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南宁市高新区高新三路 1 号 邮政编码: 530007)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41.5 字数: 750 千字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6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史式先生伏案工作照（2015年1月15日于云南曲靖）



史式先生书房（2015年1月15日于云南曲靖）

宝刀不老 贡献常新

2014年初,古城大雪纷飞,忽从电话中传来一条喜讯,老友史式教授的毕生文稿业经出版社接受编辑出版,书名《史式文集》,现已付梓,索序于余。余虽年迈,封笔已久,但思人生相知,贵在知心,数十年老友,亲如手足,既知其事,岂可无言!

开门见山,长话短说。在许多老友之中,我与史式教授之间独有“三同”之谊。何谓“三同”?一曰同为孤儿,二曰同走自学之路,三曰数十年间,同是漂泊万里,浪迹天涯,抗战时期,敢冒锋镝,报效祖国;和平时期,潜心修史,奋斗终身。有此数同,乃能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病相怜,相濡以沫,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手足情谊,历久弥深。

20余年前,他来和我商量,欲倡议与台湾史学家共同编纂一部中华民族的新史书,以迎接21世纪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复兴,我深表赞同。在公开发表倡议之后,我们先后应邀赴台讲学,推动此事。在20世纪90年代,先后6次举行商讨此事的学术会议。作为民间学术活动,当时一无经费,二无赞助,全由两岸学者自己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其中甘苦,自不待言。

20世纪之末,我们鉴于修撰史前史的困难太大,非短时期所能竣工;而历代史书又为御用史官奉旨编纂,站在帝王立场而非人民立场说话,故有“正史不正,实录不实”之弊。因而考虑从重修中华古史着手以补偏救弊,让历史恢复本来面目。故又发出《重写中华古史之建议书》,得到海内外华人史学家一百余人的签名赞同与支持,大家分头研究,互通信息,交流成果,探讨难题,长期坚持,以迄于今。

我称他为老友,一因年龄之大与交往之久,我今年已经九十有八,他已年届92岁高龄,君子之交淡如水,但是经过数十寒暑,至今仍然常有眷树暮云之思,岂可不谓之



老友！二因相交程度之深，几年前，当我出版 90 诞辰纪念文集之时，是他第一个寄文章来，文末还附有小诗一首，诗曰：

人生相知贵知心，文章知己永相亲；

莫恨人间无兄弟，与君长保手中情！

曹丕《典论·论文》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史式教授，不以此说为然，他在赠给友人的一首五言古风中说：“典论非的论，文人岂相轻，相轻事虽有，相重更常闻。”此言有理，真正做学问的人深知其中甘苦，相互之间只有同情与支持，哪有相轻的道理！

正如范文澜先生所说，一个人决心要当学人，一定要能耐得住寂寞，肯坐十年冷板凳；又要有责任心，不可一字托空言。从这方面说，史式教授的坐功确实练到家了。他从壮年坐到中年，又从中年坐到老年，每天能从清晨一直坐到深夜十二点，腰不酸，背不痛，颈椎不出毛病，也不出现任何老年病。中年以后，为了抢回过去损失了的时间，他在出成果方面特别努力，成天埋头爬格子，可以说年年都有新书出版，月月都有论文发表，要比坐功，很多年青人都比不过他。

不少学者，一世辛勤，著作等身，但是到了八九十岁，也就搁笔了。因为人生难免有个衰老阶段，也就是做不动了，要休息了。2009 年夏天，他到北京红楼来找过我，和我商量，准备在满 90 岁时视之为人生一大段落，辞掉一切兼职，谢绝许多琐事，希望落个清净。至于想做什么，当时并未说明。直到 2012 年他去做了一次详细体检，之后和出版社签下了十年出版合同，我才恍然大悟，知道他是想摒除一切杂事，重新去坐冷板凳，大出暮年精品！我们过去长期自学，岂止十年寒窗；长期埋头出成果，又何止十年冷板凳。如今史式教授既然身体健康，耳聪目明，记忆力超人，完全具备再坐冷板凳的条件，我当然赞成他长期坐下去。只不过这个冷板凳确实坐得太长了一点，从 90 岁一直坐到百岁，可以说是奇人奇事。为了让我们中华民族重新崛起，再展辉煌，我们的许多冷板凳（也无论是哪一门学问）也都会变成热板凳了。

要说做学问，他的家庭原是书香门第，和“桐城派”有一定的渊源，他后来又成为老一辈史学家罗尔纲先生的私淑弟子，从罗老那里学到了一套扎扎实实的考证功夫，也就是“敢于大胆假设，遵守小心求证”的考证功夫。以后去自学太平天国史中所获得的科研成果，多以考证见长，深得罗老器重。罗老曾经在一封信中对他作出如下的评价：

素仰阁下学博工深,贯通文史,敬恳撰一宏文,在报刊上发表,对拙考予以评介,使成定论,则有功于我国文化非浅,岂特个人感幸而已哉!

也无论罗老和他探讨的是什么问题,准备写的是什么文章,一个完全没有学历(只读到小学毕业),全靠自学成才的学者能够得到罗老“学博工深,贯通文史”这八个字的评语绝非易事。

不错,我们都是学人,但我们不是那种只知道埋头读书、著书的学人,而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学人。今年(2014)这个新年不仅奇冷,而且是个非常敏感的年份——甲午年。120年前,小日本不宣而战,一举打败了在腐朽的清王朝统治之下的庞然大物中华帝国。就在这敏感的时刻,忽然传来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跑到东京靖国神社去拜鬼(二战期间被绞死的日本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等人)的消息,史式教授拍案而起,就在安倍晋三参拜的第二天,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上发表了一篇痛斥安倍晋三的文章——《安倍要走东条英机的老路!》,受到海内外千万网友的普遍关注。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要圆中国人的强国之梦,要完成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事业,需要两个100年。第一个100年从鸦片战争到二战结束,这100年中华民族由盛到衰。但从二战结束,中华民族已经依靠自己的长期牺牲奋斗站起来了,成了世界四大强国之一,并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世界人民承认了我们的身份,但是富强靠自己争取。我们这些在第一个100年中有奋斗经历的人,当然仍希望有在第二个100年贡献自己力量的机会。

愿史式教授宝刀不老,贡献常新!

陈炎

2014年1月13日

作者简介:

陈炎,浙江宁波人,1916年生,自学成才,北京大学东语系(今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系)教授,是首先提出“海上丝绸之路”之说的学者。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参加飞虎队,担任报务工作,通过他发出的电讯,飞虎队先后击落日本飞机297架。

天地一沙鸥

史式秉董狐笔治千秋史

志切治史史家翁

涉猎史学天地，已晋九二高龄仍具壮怀，毅然贾其余生，就业以赴，敢与国家出版机构签下十年期约，秉穷究天人之宏观。不惜每日伏案十小时，持董狐之笔，论天下之变，赓续成书，集为巨帙，类归“文存”以献积学，引为职志，此等醉心、恒毅力行精神，允称文坛勇伯，堪喻现代太史公，盖其行谊，可风可颂。

此翁为谁？重庆师范大学教授、安徽全椒史式是也。

综观自成一格史家，各擅胜场，所在多有，昔司马迁作《史记》，叙事辨而不华，质而不俚；晚近已故留法回国任教学者黎东方，以细说明清，乃至民国，采通俗、趣味、深入浅出笔触，引领读者进入历史殿堂，寓化育于前事殷鉴，有如佛道之弘法利生。抗战军兴，黎氏曾在陪都重庆，设坛说书，兼析日寇犯我进程，敌我交锋前瞻概况，与举国上下，同度艰难险阻岁月，而得娓娓道来，功收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硕果。这是烽火中的史家，及身营役，于大时代的长河，游刃于鲸吞鱼跃、龙腾虎啸的界际，凡所论评，证诸当朝，皆切中肯綮，无不可谓信而有征，实而不妄。

史式幼时因战祸，仅受小学启蒙三年，却能在漫长坎坷中，迎难而上，发奋自修，自由翱翔，自成一家，才识骈臻，若非坚百忍以克困顿，聚念力一以贯之于图成，可以断言即无今日愿景。

他有感于历代史书，正史不正，实录不实，乃至以讹传讹，谬误者多，甚且伪托曲

从，不一而足，因有发起全球百位史学家，携手改写中华古文明史的创举，大放异彩，较诸仅记王朝兴亡国家分合史笔，尤重经济、文化发展内涵，芬扬国富民强指向，以学驭术，跳脱窠臼。观其劲道，好比大战风车的唐吉珂德，又恍如凭一身英气，抡三尺剑，跨赤兔马，即高举旌旗骋驰大漠，无视老之已至的侠客，当非溢美之词。

等身著作胜酒香

在访谈中，他曾述及22岁之前，即已决志要走历史研究工作之路，发愿不计代价，承担风险，百折不挠，无怨无悔，就像一名剃度皈依的史“僧”，以质疑辨正为日课，以寻脉追龙作修行，乃有等身之著，纷陈书橱，犹胜酒香。他与酒无缘，惟架传书香。

由于史父曾是小有名气的桐城派弟子，兼属皖系闾閬的高级文官，典藏颇丰，史式得以耳濡目染于治学途径；又因常川往返南京、安庆两地，藉悉颇多太平天国史事，虽仅十龄童子，竟已能采桐城派治学途径，研究太平天国词语，惟却等到年逾六十，才有《太平天国词语汇释》一书问世，其酝酿过程，直如铜壶滴漏，出厂已成陈年老酒。对于此项史实素具研究的史家简又文，倘仍在世，闻之是必大惑求解。

2012年3月，台北举行国际书展，远流出版公司连续印行史式的三本新著：

《皇权祸国》、《中国不可无岳飞》和《我是宋朝人》，并予显著位置，配合大幅文宣展出，曾引起海内外各方与会人士的瞩目。

他的书室，高悬孙中山先生手书“天下为公”与“博爱”墨宝，犹钟岳飞“还我河山”手迹的气韵，全书逾三百页的《中国不可无岳飞》，湖南文艺出版社以简体字纸本发行，特别强调，每遇外侮，中国可以说不，即使列强环伺，历史不可重演，是书从北宋三皇赵匡胤、赵光义、赵佶的故事说起，以“靖康之耻”细数赵佶的罪孽，重用六贼，腐败横行，炼成亡国之君；又从苗刘兵变，剖析不抵抗的恶果，由于君臣斗法，大汉奸秦桧于焉养成，岳飞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之下，成为千古大憾，虽掩卷仍能发人深省。

长期研究岳飞的史式，七十年来多次著文为这位令敌人望风披靡、功在国家的民族英雄，彻底平反和对他的愚忠重新评价，世界岳氏宗亲，不仅与他结下深厚情谊，2011年重阳节，岳飞第28世嫡孙岳朝军，偕同“岳飞思想研究会”副会长等一行，曾专程前往云南曲靖，拜望史老致敬。

同年三月，他应邀访台，参加台湾一些基金会和学术团体纪念岳飞908年诞辰的活动，岳氏宗亲代表，如众星拱月，大阵仗组团陪同参访，仅仅一周行止，竟成盛况。

1992年10月6日，史式应邀在淡江大学，讲述编纂“中华民族史”的用意和主旨，



还接受历史系四年级同学敏感、尖锐的两岸统独问题的提问，史式则藉史观推论，作要待水到而渠成回应。

唤醒国魂须读史

检视史式从2002年起，曾先后为《侨协杂志》撰写如下相关的论述：75期《海外华人的辉煌历史》、77期《重新探讨中华民族的起源》、79期《中华民族是个与众不同的民族》、84期《中华民族有万姓》、93期《从郑和七下西洋看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129期《重新认识中华民族英雄岳飞》等多篇。而其笔锋之健，也足以说明此老一生的素志：选定以做学人、读书人、文化人自居，明知清苦，甘之如饴。

他的爱国思想，颇受甲午之战、日本侵华的影响，日军占领东三省、继侵内蒙、上海，明言“三月亡华”。史式正值九岁稚龄，已知割台湾、失琉球、弃藩属之痛耻。行年十五，再历“七七”事变，家破人亡，颠沛流离际遇，目睹与南京大屠杀同一类型惨景，数十年来盘旋脑际一直挥之不去。他之选择以治史为毕生志业，实凛于“欲亡人之国，必先亡人之史”的理律，除“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之外，必须唤醒同胞，唯勇于鉴往，才能知来！

史式上溯中华万年农业文明，发源于东南，发展于西北，也同时包含有海洋文明的内容，此一见解历经二十余年的宣传，其手上所收集的海内外中英文报导与评论，已逾千份，除获参与编撰中华民族史的两岸名家的支持。1993年，曾任高雄中山大学校长的李焕，还特函认同他的观点。

一年以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再次公开参拜靖国神社，史式不禁拍桌而起，次日在北京人民网“强国论坛”，发表长文《安倍要走东条英机的老路！》，24小时内点击率逾百万，紧接连续数篇，直指美、日痛处，海内外读者多以为作者必属少壮，殊不知竟然出自铮铮铁骨，犹满腔热血的九秩望百的老人之手。

敢将功罪论帝王

史著之所以能引人入胜，他月旦人物，首重求真，拿出新观点，言必有据，论事追缘起，尤见精微处，行文则跳脱学究式的傲岸，庄谐并进，一如村前山溪流泉的自然直白，他在《皇帝是个什么东西》一书中，说秦始皇一生受制于人，先是受控于吕不韦，嗣又生活在李斯的阴影之中：李斯起草焚书之令，秦皇认为应交群臣讨论，都遭拒绝。

人家煮酒论英雄，他却煮字论短长，评析项羽打硬仗，刘邦摘桃子；曹操祸延子孙；解读刘备三顾茅庐的真假。

他像打开天窗晒旧破，让街坊看得见为何西晋帝后多无耻；说李世民沽名钓誉、武则天善用小人、认为李后主并非失败者，其间林林总总，追根翻土，悉独树一帜，他深耕耕耘，但绝不妖言惑众，这是他醉在收成又具迷人之处。

其重要著作，1979年9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印行之《汉语成语研究》一书40万言，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本专论成语的著作；1986年，由陕西教育出版社印行45万言的《汉语新成语词典》精装本，第一版25万册，五个月即需再版；另40万言的《台湾先住民史》，则由九州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

邓蔚林

2014年11月15日

作者简介：

邓蔚林，台湾华侨协会总会理事。

耿耿忠心埋头苦干修青史 铮铮铁骨艰辛奋斗显精神

——九二高龄史学大家史式教授访谈录^①

编者按：我国著名史学家史式教授今已九二高龄，他的毕生著作已由国家出版社接受编辑出版，书名《史式文集》，今年陆续出书。但他至今仍然埋头苦干，每日伏案工作十小时以上，赶出暮年精品。而且他所探讨的都是大问题，文章中除了不谈家事，对于国事、天下事可谓事事关心。史老是一位海内外知名的高龄学者，著作等身，而且是得到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但他却没有学历，全靠自学成才，其爱国敬业治学的精神对青年人来说是榜样也是莫大的激励。本篇访谈录详述了史老不平凡的成长经历和数十年治学之路，希望能更全面介绍这位传奇史学大家的经历，以飨读者。

史式出生于书香之家，自幼饱读诗书，但因抗日战争爆发而失学。失学后一生坚持自学，从未中断，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在采访时，我们见到一个书橱装的书全都是他自己的学术著作，可以说早就“著作等身”。

他坚持存疑求证的学术精神，绝少依傍古人，也不人云亦云，常有独到见解，“正史不正，实录不实”，“中华文明一万年”，“中华文化发源于东南，发展于西北，发挥于今天，发扬于世界”等观点至今仍在学术界广受关注。

^① 此篇报道收入本书时有部分修改。原文见：<http://www.people.com.cn/n/2014/0227/c347407-24478884.html>。

史老虽以他的各类著作闻名遐迩，但是近年来却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似乎销声匿迹。不过，熟悉史老性格的人都知道，埋头工作，为人低调正是史老为人的一贯风格。

去年八月，重庆市新闻出版局按照国际统一布置，举办“全民读书月”活动，书香重庆网的记者侯慧贤辗转联系到隐居多年的史老，提出采访邀请。没想到的是，看过提纲，史老欣然接受了采访，他说采访内容中有关读书和健康的话题，或许对读者们会有帮助。原来以学以致用为治学准则的史老，纵然隐居多年，心中所念的依然是平凡人的生活！或许，正是这种心系天下的人间关怀，才铸就了一代学人！

事后，侯慧贤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史老当时接受我采访的情况是：身体健朗，耳聪目明，思路清晰，十分健谈。

（以下内容根据人民网、书香重庆网等采访记录整理）

只管耕耘不管收获的自学学者

问：史老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之初，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都在战乱中度过，幼年失学，全靠自学成才，一生经历坎坷，治学之路也颇多曲折，不知道您这个“三自学者”的外号是怎么得来的？

史老答：这个外号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牟安世研究员给我取的，所谓“三自”，指的是“自力更生”、“自学成才”与“自成一家”。可惜他已经在几年前去世了。自学之路肯定是人人都可以走，但是自学之后能不能成才，又能不能“自成一家”，那就说不定了。这中间的偶然性是难免的，只有不懈的努力，才能使偶然变成必然。我在50岁的时候，只知道埋头耕耘，信心十足，那时候虽然几部重要的著作已经完成，已经得到老专家的肯定，但自己仍然一无所有，还是个无名小卒。只有再配合国家形势的发展，加上十几年关键性的努力，到了70岁的时候，一切应该得到的职务、职称、荣誉，才得以逐步得到，得到了发展的机会。

问：自古以来，不少学者都有维系一生的治学准则，不仅规范自己，也能垂范后人，不知道史老的治学准则是什么？

史老答：我的治学准则是学以致用，国家和民族需要什么，就学什么，研究什么。离开了祖国、民族的需要，个人的成就又有什么意义。我不反对别人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在治学问题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都有自由，但是我有自己的追求。人是由自己的生活环境造成的。我在22岁之前，已经决定了这一辈子要走历史研究



工作的道路,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不管承受多大的风险,无怨无悔,百折不回。

关键性五步决定了一生的道路

问:艾青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关键之处往往只有几步。请问史老,您的关键几步是在何时何地?又是怎么走过来的?

史老答:我的人生道路关键之处只有五步,可以简介如下:

第一步,我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官僚家庭,父亲是当时一个小有名气的桐城派弟子,皖系军阀的高级文官,家中藏书不少。我从小既有机会能和桐城派治学方法沾一点边,又因经常往来南京、安庆两地,有机会了解不少太平天国史事,在10岁左右就开始用桐城派治学方法研究太平天国词语。到了《太平天国词语汇释》一书出版,我已60多岁,中间隔了几十年。在此书自序中我曾有小诗一首以记其事,诗曰:“前前后后四十年,点点滴滴汇成编。轰轰烈烈天下事,沸沸扬扬纸上言!”

第二步,八年抗日战争爆发,家乡被日寇侵占,当时我尚未成年,毅然决然离家出走,参加抗战。这也是很关键的一步,因为没有这一步,也就没有后来一系列的人生经历。

第三步,在抗日战争初期,亲见满街张贴的“还我河山”的大标语,亲闻“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的《满江红》的歌声响彻云霄,我就在深思为什么900多年前民族英雄岳飞抗金的史事会对后世产生那么大的影响,能够如此鼓舞士气、激动人心?结合对抗战的宣传工作,我开始研究岳飞的历史,从此走上研究宋史、研究历史的道路,而且这条道路一走就是几十年,至今还在继续走下去。

第四步,我先考取湖南公路局,然后又争取到广西腹地,去参加湘桂铁路的选线工作。当时怀着一种别人难以理解的想法钻进广西腹地,去干什么?——去了解太平天国起义之初的真情实况。这一点,只要把我在第一步中所说的童年时代就开始编写《太平天国词语汇释》一书的行动结合在一起看,也就很好理解了。

此后我又跨出了第五步。这一步跨得很大,而又跨得十分彻底。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拜师,所拜之师是广西贵县人罗尔纲先生,他当时年龄不大,不过40多岁,因为擅长考据,终生钻研,成为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一代宗师。作为他的私淑弟子,我当时的实足年龄还不到20岁,但是师生情谊深厚,交往50多年,他去世之后,还把一些遗愿托付给我,希望我能代他完成。

另一方面是改变自己的职业。经过几年的离家漂泊,我从事过许多不同的职业。

我最后的择业标准,不是从事某种职业对我有利,而是某种职业为我所喜欢。也就在我从师两年之后的22岁的时候,我终于选定了自己的一生道路:学人、读书人、文化人。明知清苦,一生乐意为之。

对台工作二十年文化交流佳话

问:近年来海峡两岸的交流非常密切,文化交流佳话频传。听说2012年3月,台湾举行国际书展,主办方隆重推出了您的三本著作,引起海内外许多读者的关注。而且听说您做两岸交流的工作已经很久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史老答:我的三本著作连续在台湾出版,同时出现在这次书展上,是有这么一回事。至于我从事两岸交流的工作,如果从1992年应邀赴台讲学组织两岸史学家合写《中华民族史》算起,至今已经21年了。

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复兴,我先是在媒体上发表了两岸历史学者共同编撰一本中华民族新史书的倡议,并在重庆市成立了中华民族史研究会。1992年10月,更应邀访台,单枪匹马赴台交流,结识了不少台湾史学界的友人,共同进行《中华民族史》的编纂工作。1993年,汪辜会谈在新加坡举行,我们编纂《中华民族史》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也在重庆市召开。根据形势的发展,研究会积极展开对台工作,尽力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

为了全力开展工作,1994年春,我举家南迁海南。因为那时海南是大特区,对外交往方便,我以海南省中华民族史研究会的名义自立门户,独立工作,只对当时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程思远先生负责,他是名誉会长,我是会长。主要工作是组织海峡两岸以及海外华人史学家合作编辑《中华民族史》,从1994年到2001年,前后八年之间,一共举行过四次中华民族史学术研讨会,两次国际学术会议,编辑出版过两辑《中华民族史研究》,组织多篇论文在海内外报刊发表,解决了历史方面、民族方面不少疑难问题。在海南期间,我又与台湾史学家黄大受教授共同编撰了《台湾先住民史》,由北京九州出版社出版,以后获得由国务院台办与国务院新闻办联合颁发的全国对台优秀宣传品的奖状。

此书出版发行后,福建“海峡之声”电台据此改编为对台广播稿,前后播出了大半年之久。此外,由我编撰,中央电视台海外专题部拍摄的纪录片《祖国大陆与台湾先住民》分多次播出。

我和台湾学者文化交流的关系,是从20年前一直延续下来的。因为国际关系的



复杂,祖国和平统一的问题一直未能解决。岁月如流,人生易老。当年为此事打主力的史学家与支持者相继去世,今后还有多少人能忠心耿耿地坚持下去为祖国编修青史,那就很难回答了。

与民族英雄后代结下深厚情谊

史式教授是著名的长期研究岳飞的专家,70年来多次在报刊上公开呼吁为岳飞彻底平反,虽冒风险也绝不动摇。因此和许多岳氏宗亲结下了深厚情谊。

史老介绍说,三年前到台湾去,十天去了十几个地方,处处都会受到岳氏宗亲的欢迎。和他们虽是初见,胜过老友,不是亲人,胜过亲人。我长期不断地呼吁为岳飞平反,使自己与全世界的岳氏宗亲结下了不解之缘,呼吁的内容是为岳飞彻底平反(不是平谋反之反,而是平愚忠之反),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后的三次,得到不少人的共鸣。通过电话或见面,和他们成了朋友。2011年3月,我应邀赴台,参加台湾一些基金会和学术团体纪念岳飞908年诞辰的活动。台湾《联合报》派记者访问了我,并对《中国不可无岳飞》一书作了评论,很客气地称“权威史家为岳飞翻案”,赞成我对岳飞的重新评价。

史老求学治学的经历精彩激荡,思想不拘一格,为人光明磊落,既严守学人的严谨、严肃学风,又绝不迂腐封闭。记者虽与史老文章往来若干,也不断看到如《团结报》、《探索与争鸣》、《重庆晨报》、书香重庆网等媒体关于史老其人其学的报道,但仍然感觉他对有些问题还可以说得更加深切一些,于是,再次补充采访如下:

问:史教授,您是一个一生只有三年小学学历全靠自学成才的人,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职业还是相当有魅力,相当吸引人的,您为什么偏偏选择史学家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一经选定百折不回,无怨无悔。根据多年来我们对您的了解,必有特殊的原因,绝不会像高考时考生选择专业那么简单。举例说,今年农历是甲午年,也就是马年。一提到甲午,您的第一反应就是为120年前甲午海战那场惨败而痛心疾首。我们不难推测,这一历史事件与您选择史学家这一职业有很密切的关系。

答:你说得不错。远的不说,只就近十年来我所发表过的长长短短的文章而言,你们就能猜到我之所以选择当个史学家的深层原因。固然,中国学者都知道“欲亡人之国,必先亡人之史”的道理,但是别人大都是从书本上学来的,而我则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体会得来的。我出生于1922年,地点是安徽省的安庆市。当时是甲午海战之后,